



書經集註

□ 12
3516
3



門 12
號 3516
卷 3

書經

昭和29年5月6日
今田外代

契私列
反 毫白各

書經卷三

商書

契始封商。湯因以爲有天下之號。書凡十七篇。

湯誓

湯號也。或曰。諡湯名。履姓。子氏。夏桀暴虐。湯往征之。亳衆憚於征役。故湯諭以弔伐之意。蓋師興之時。而誓於亳都者也。今文古文皆有。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

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格。至。台。我。稱。舉也。以人事言之。則所謂天吏。非稱亂也。謂亂矣。以天命言之。則所謂天吏。非稱亂也。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

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

而不敢言。乃求於天。天降災。以懲不義。無乃

求於天。天降災。以懲不義。無乃求於天。天降災。以懲不義。無乃



舍音捨

書經

卷三

商書

一

斷都管
反

喪去聲

不敢不正積刈獲也。割斷也。亳邑之民安於湯之德政。桀之虐焰所不及。故不知夏氏之罪。而憚伐桀之勞。反謂湯不恤亳邑之衆。舍我刈獲之事。而斷正有夏。湯言。我亦聞汝衆論如此。然夏桀暴虐。天命殛之。我畏上帝。不敢不往。正其罪也。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是也。湯又舉商衆言。桀雖暴虐。其如我何。湯又應之曰。夏王率爲重役。以窮民力。嚴刑以殘民生。民厭夏德。亦率皆怠於奉上。不和於國。疾視其君。指日而曰。是日何時而亡乎。若元則吾寧與之俱亡。蓋若桀之虐。而欲其亡之甚也。桀之惡德如此。今我之所以必往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

相先後
並去聲

有日。日下吾乃亡耳。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賚與也。食言言許也。禹之征苗。止曰。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至啓則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此又益以朕不食言。罔有攸赦。亦可以觀世變矣。

仲虺之誥虺許偉反。○仲虺。臣名。奚仲。禮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日。誓。用之於軍旅。二。日。誥。用之於會同。以喻衆也。此但告湯。而亦謂之誥者。唐孔氏謂。仲虺亦必對衆而言。蓋非特釋湯之慙。而且以曉其臣民衆庶也。古文有。今文無。

商書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

應去聲 之也。湯之伐桀。雖順天應人。然承堯舜禹授

台為口實。武功成。故曰成湯。南巢地名。廬江

反 好去聲 受之後。於心終有所不安。故愧其德之不若

亂。惟天生聰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

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幸厥典

奉若天命。仲虺恐湯憂懼不已。乃作誥以解

惡去聲 愛惡之欲。無主則爭。且亂矣。天生聰明。所以

為之主。而治其爭亂者也。墜。陷也。塗。泥炭。火

也。桀為民主。而反行昏亂。陷民於塗炭。既失

其所以為主矣。然民不可以無主也。故天錫

湯以勇智之德。勇足以有為。智足以有謀。非

勇智則不能成天下之大業也。表正者。表正

反 莠以九

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矯與矯制之矯同。誣罔。臧善式。用爽明師。衆也。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桀知民心不從。矯詐誣罔。託天以惑其衆。天用不善其所以爲用。使有昏德。則衆從而昏。商有明德。則衆從而明。○吳氏曰。用爽厥師。續下文。簡賢附勢。意不相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貫。疑有脫誤。

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簡畧繁多。肇始也。戰戰恐懼貌。言簡賢附勢之人。同惡相濟。寔多徒衆。肇我邦於有夏。爲桀所惡。欲見剪除。如苗之有莠。如粟之有秕。鈞治簸揚。有必不相容之勢。商衆小大震恐。無不懼。

處上聲

罔于非罪。况湯之德言則足人之聽聞。尤桀所忌。疾者乎。以苗粟喻桀。以莠秕喻湯。特言其不容于桀。而迹之危如此。史記言桀囚湯于夏臺。湯之危屢矣。無道而惡有。道勢之必至。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懋與茂同。邇近。殖聚也。不近聲色。不聚貨利。若未足以盡湯之德。然此本原之地。非純乎天德。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也。本原澄徹。然後用人處已。而莫不各得其當。懋茂也。繁多之意。與時乃功懋哉之義同。言人之懋於德者。則懋之以官。人之懋于功者。則懋之以賞。用人惟已。而人之有善者。無不各改過不吝。而已之不善者。無不各改。不吝。能於人不吝。過於已。合併爲公。私意不立。非聖人。其孰能之。湯之用人處已者。如此。而於臨

民之隱是以能寬能仁謂之能者寬而不失於縱仁而不失於柔易曰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君德也君德昭著而孚信於天下矣湯之德足人聽聞者如此乃葛伯仇

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後予后後來

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葛國名伯爵也餉饋也仇餉與餉者饋也

為仇也葛伯不祀湯使問之曰無以供粢盛湯使亳眾往耕老弱饋餉葛伯殺其童子湯遂征之湯征自葛始也奚何後待也蘇復生也西夷北狄言遠者如此則近者可知也湯師之未加者則怨望其來曰何獨後予其所往伐者則妻孥相慶曰待我后久矣后来我其復生乎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望其來者如此天下之愛戴歸往於商者非一日

秦音咨

矣商業之興蓋不在於鳴條之役也○呂氏曰夏商之際君臣易位天下之大變然觀其征伐之時唐虞都兪揖遜氣象依然若存蓋堯舜禹湯以道相傳世雖降而道不降也

反推通回

亡固存邦乃其昌前既釋湯之慙此下因以勸勉之也諸侯之賢德者

佐之輔之忠良者顯之遂之所以善善也侮說文曰傷也諸侯之弱者兼之昧者攻之亂者取之亡者傷之所以惡惡也言善則由大以及小言惡則由小以及大推亡者兼攻取侮也固存者佐輔顯遂也推彼之所德日新以亡固我之所以存邦國乃其昌矣

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太德建

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

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也德日新者日新其德而不自已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其廣日新之義歟德日新則萬邦雖廣而無不懷志自滿則九族雖親而亦離萬邦舉遠以見近也九族舉親以見疎也王其勉明大德立中道於天下中以自中而禮義者所以建中者也義者心之裁制禮者理之節文以義制事則事得其宜以禮制心則心得其正內外合德而中道立矣如此則非特有以建中於民而垂諸後世者亦綽乎有餘裕矣然是道也必學焉而後至故又舉古人之言以為隆師好問則德尊而業廣自賢自用者反是謂之自得師者真知已之不足人之有餘委心聽順而無拂逆之謂也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

王去聲

要平聲

故不勞而王其湯之所以自得者歟仲虺言懷諸侯之道推而至於修德檢身又推而至於能自得師夫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捨師而能成者雖生知之聖亦必有師焉後世之不如古非特世道之降抑亦師道之不明也仲虺之論溯流而源要其極而歸諸能自得師之一語其可為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帝王之太法也歟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上文既勸勉言謹其終之道惟於其始圖之始之不謹而能謹終者未之有也伊尹亦言謹終於始事雖不同而理則一也欽崇者敬畏尊奉之意有禮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下之天之道也欽崇乎天道則永保其天命矣按仲虺之誥其大意有三先言天立君之意桀逆天命而天之命湯者不可離次言湯德足以得民而民之歸湯者非一日未言為君艱難之道人心

分去聲

朝音潮

離合之機。天道福善禍淫之可畏。以明今之受夏非以利己。乃有無窮之恤。以深慰湯而釋其慙。仲虺之忠愛可謂至矣。然湯之所慙。恐來世以爲口實者。仲虺終不敢謂無也。君臣之分。其可畏如。此哉。

湯誥 湯伐夏歸亳。諸侯率職來朝。湯作誥以與天下。夏始。今文無古

有文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誕。大也。亳。湯所都。在宋州。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

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

后。皇。大。衷。中。若。順也。天之降命。而具仁義禮智信之理。無所偏倚。所謂衷也。人之稟命。

行去聲

而得仁義禮智信之理。與心俱生。所謂性也。猷。道也。由其理之自然。而有仁義禮智信之行。所謂道也。以降衷而言。則無有偏倚。順其自然。固有常性矣。以稟受而言。則不無清濁純雜之異。故必待君師之職。而後能使之安於其道也。故曰。克綏厥猷。惟后。夫天生民。有欲。以情言也。上帝降衷于下民。以性言也。仲虺。卽情以言人之欲。成湯。原性以明人之善。聖賢之論。互相發明。然其意。則皆言夏王滅君道之係於天下者。如此之重也。

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

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

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罹。鄰。知。反。荼。音。

一作如毒之聲

徒。○言。桀。無有仁愛。但爲殺戮。天下被其凶害。如荼之苦。如螫之毒。不可堪忍。稱冤於天。

書經 卷之三 商書 一

地鬼神以冀其拯已。屈原曰：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天之道，善者福之，淫者禍之。桀既淫虐，故天降災。以明其罪。意當時必有災異之事。如周語所謂伊洛竭而夏亡。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戮當作勳。肆，奉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桀之罪也。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神后，后土也。聿，遂也。元聖，伊尹也。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孚，允。皆信也。僭，差也。賁，文之著也。殖，生也。上天信佑下民，故夏桀竄亡而屈服。天命無所僭差。燦，然若草木之敷榮。兆民信乎其生殖矣。俾予

音彼義反

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輯，和。戾，罪。隕，墜也。天付予之重，恐不足以當之。未知已得罪於天地，與不。驚恐憂畏。若將墜於深淵，蓋責愈重。則憂愈大也。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惛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舊悉與更始。故曰造邦。彝，法。卽，就。惛，慢也。匪，彛。指法度言。惛淫，指逸樂言。典，常也。各守其典，常之道。以承天之休命也。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簡，閱也。人有善不敢以自達，已有罪不敢以自

予音與 惛他刀反

書經 卷之三 商書 一

數則於經史尤可攷。周建子矣。而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寅月起數。周末嘗改也。秦建亥矣。而史記始皇二十一年十一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五月也。秦以亥正。則臘為三月云。十一月者。則寅月起數。秦未嘗改也。至三十七年。書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十一月行至雲夢。繼書七月丙寅。始皇崩。九月葬。酈山。先書十月十一月。而繼書七月九月。者。知其以十月為正朔。而寅月起數。未嘗改也。且秦史制書謂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夫秦繼周者也。若改月數。則周之十月為建酉月矣。安在其為亥乎。漢初史氏所書舊例也。漢仍秦正。亦書曰元年冬十月。則正朔改而月數不改。亦已明矣。且經曰元祀十有一月乙丑。則以十二月為正朔。而改元何疑乎。惟其以正朔行事也。故後平此者。復改厥辟。亦以十一月朔。奉嗣王歸于亳。蓋禍告復。皆重事也。故皆以正朔行之。孔氏不得其說。

離去聲

而意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是以崩年改元矣。蘇氏曰。崩年改元。亂世事也。不答在伊尹而有之。不可以不辨。又按孔氏以為湯崩。吳氏曰。殯有朝夕之奠。何為而致祠。注喪者不離於殯側。何待於祇見。蓋太甲之為嗣王。嗣仲王而王也。太甲太甲之子。仲王其叔父也。嗣叔父而王。而為之服三年之喪。為之後者。為之子也。太甲既即位於仲王之柩。前方居憂於仲王之殯側。伊尹乃至商之祖廟。備祀商之先王。而以立太甲告之。不言太甲祠而言伊尹喪。三年不祭也。奉太甲。備見商之先王。而獨言祇見厥祖者。雖備見先王。而尤致意於湯也。亦猶周公金縢之冊。雖備告三王。而獨眷眷於文王也。湯既已祔于廟。則是此書初不廢外丙仲王之事。但此書本為伊尹稱湯。以訓太甲。故不及外丙仲王之事。爾餘。日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見書序。

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
 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
 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
 之世商之所宜監者莫
 近於夏故首以夏事告之也率循假借也
 命有天命者謂湯也桀不率循先主之道故
 天降災借手于我成湯以誅之夏之先后方
 其懋德則天之眷命如此及其子孫弗率而
 覆亡之禍又如此太甲不知率循成湯之德
 則夏桀覆亡之禍亦可監矣哉始也鳴條夏
 所宅也亳湯所宅也言造可攻之釁者由桀
 積惡於鳴條而湯德之修則始於亳都也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敷著也聖武猶易所謂神武而不殺者湯之
 德威敷著于天下代桀之虐以吾之寬故天

下之民信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
 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终于四海
初即位之初
 言始不可以
 不謹也謹始之道孝悌而已孝悌者人心之
 所同非必人人教詔之立植也立愛敬於此
 而形愛敬於彼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
 以及人之長始於家達於國終而措之天下
 矣孔氏曰立愛自親始教民順也嗚呼先王肇修
 人紀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
 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
 茲惟艱哉
人紀三綱五常孝敬之實也上文
 欲太甲立其愛敬故此言成湯之
 所修人紀者如下文所云也綱常之理未嘗
 泯沒桀廢棄之而湯始修復之也拂逆也先

民猶前輩舊德也。從諫不逆。先民是順。非誠於樂善者不能也。居上克明。言能盡臨下之道。為下克忠。言能盡事上之心。○呂氏曰。湯之克忠。最為難。看湯放桀。以臣易君。豈可為忠。不知湯之心。最忠者也。天命未去。人心未離。事桀之心。易。當斯須替。故與人之善。不求其備。檢身之誠。有若不及。其處上下人。已之間。又如此。是以德足以盛業。日以廣。天命歸之。人心戴之。由七十里而至。于有萬邦也。積累之勤。茲亦難矣。伊尹前既言夏失天下之易。此又言湯得天下之難。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敷。廣也。廣求賢。括。制官刑。做于有位。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

易去聲

太甲可不思所以繼之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敷。廣也。廣求賢。括。制官刑。做于有位。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

比毘至反

逆忠直遠者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

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

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覲形狄反

遠于願反。○官刑。官府之刑也。巫風者。常歌常舞。若巫覲然也。淫。過也。過而無度也。此。昵也。倒置悖理。曰亂。奸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也。風。風化也。三風。愆之綱也。十愆。風之目也。卿士諸侯。十有其一。已喪其家。亡其國矣。墨。墨刑也。臣下而不能匡正其君。則以墨刑加之。具。詳悉也。童蒙。始學之士。則詳悉以是訓之。欲其入官。而知所以正諫也。異時太甲欲敗。度縱敗禮。伊尹先見其微。故拳拳及此。劉侍講曰。墨。即叔向所謂夏書昏墨賊殺。臯陶之刑。貪以鳴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敗官為墨。

敗比邁反

之。具。詳悉也。童蒙。始學之士。則詳悉以是訓之。欲其入官。而知所以正諫也。異時太甲欲敗。度縱敗禮。伊尹先見其微。故拳拳及此。劉侍講曰。墨。即叔向所謂夏書昏墨賊殺。臯陶之刑。貪以鳴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敗官為墨。

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
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
德罔天墜厥宗數息言太甲當以三風十愆
之訓敬之於身念而勿忘也
謀謂其謀言謂其訓洋大孔甚也言其謀訓
大則不可忽也不常者去就無定也為善則
降之百祥為惡則降之百殃各以類應也勿
以小善而不為萬邦之慶積於小勿以小惡
而為之厥宗之墜不在大蓋善必積而後成
惡雖小而可懼此總結上文而又以天命人
事禍福申之
戒之也

屬音燭

太甲上

商史錄伊尹告戒節次及太
甲往復之辭故三篇相屬成
文其間或附史臣之語以貫篇意若
史家記傳之所載也唐孔氏曰伊訓

阿於何
反

右去聲
辟音碧

肆命徂后太甲成有一德皆是告戒
太甲不可皆名伊訓故隨事立稱也
林氏曰此篇亦訓
體今文無古文有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惠順也阿倚衡平也阿
衡商之官名言天下之
所倚平也亦曰保衡或曰伊尹之
號史氏錄伊尹之書先此以發之伊尹作書
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
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
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
緒監音鑑左音佐顧常日在之也諟古是
字明命者上天顯然之理而命之我者在
天為明命在人為明德伊尹言成湯常日在
是天之明命以奉天地神祇社稷宗廟無不

書經

卷三十一 商書

十一

辟必益
反

敬肅故天視其德用集大命以有天下撫安
萬邦我又身能左右成湯以居民衆故嗣王
得以大承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
其基業也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
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
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先見如字
相去聲下
同○夏都安邑在亳之西故曰西邑夏周忠
信也國語曰忠信爲周○施氏曰作僞心勞
日拙則缺露而不問忠信則無僞故能廟而
無缺夏之先王以忠信有終故其輔相者亦
能有終其後夏桀不能終故其輔相者亦
不能終嗣王其以夏桀爲戒哉當敬爾所
以爲君之道君而不君則忝辱成湯矣太甲
之意必謂伊尹足以任天下之重我雖縱欲
未必遽至危亡故伊尹以相亦罔終之言深
折其私而破其所恃也王惟庸罔

念聞庸常也太甲惟若尋常於伊尹乃言
曰先王昧爽不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
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昧爽明也昧爽云
者欲明未明之時也
不大也顯亦明也先王於昧爽之時洗濯
擊大明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也旁求者求
之非一方也彥美士也言湯孜孜爲善不遑
寧處如此而又旁求俊彥之士以開導子孫
太甲母顛越其命慎乃儉德惟懷永圖太甲
欲敗
以自取覆亡也慎乃儉德惟懷永圖欲敗
度縱敗禮蓋奢侈失之而無長遠之慮者伊
尹言當謹其儉約之德惟懷永久之謀以約
失之者難矣此太甲受病之處故伊尹特言之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
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

中夫聲

有辭射者虞人也。機弩牙也。括矢括也。度法度之射。弩機既張。必往察其括也。釋發也。言若虞人後發之。則發無不中矣。欽者肅恭收斂止見。虞書率循也。欽厥止者所以立本率乃祖者所以致用所謂省括于度則釋也。王能如是則動無過舉近可以慰悅尹心遠可以有譽於後世矣。安汝止者聖君之事生而知者也。欽厥止者賢君之事學而知者也。王未克變不能變其舊習也。此亦史氏之言。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言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順者不順義理之人也。桐成湯墓陵之地。伊尹指太甲所為乃不義之事。習惡而性成者也。我不可使其狎習不順義理之人。於是營宮于桐使親近成湯之墓朝夕哀思興起其

從子勇
反史音
勇昵泥
質反汚
音烏

善以是訓之無使終善以是訓之無使終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德徂往也。允信也。有諸已之謂信。實有其德於身也。凡人之不善必有從史以導其為非者。太甲桐宮之居伊尹既使其密邇先王陵墓興發其善心又絕其比昵之黨而革其汚染此其所以克終允德也。次篇伊尹言嗣王克終厥德又曰允德協于下故史氏言克終允德結此篇以發次篇之義。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太甲終喪明年之正朔也。冕冠也。唐孔氏曰周禮天子六冕備物盡文惟衮冕耳。此蓋衮冕之服義或然也。奉迎也。喪既除以衮冕吉服奉迎以歸也。作書曰

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
 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誰與為君者。言民固不可無君。而君尤不可失。失民也。太甲改過之初。伊尹首發此義。其喜懼之意深矣。夫太甲不義。有若性成。一旦翻然改悟。是豈人力所至。蓋天命眷商。陰誘其衷。故嗣王能終其德也。向也湯緒幾。今其自是。有永。豈不為萬世無疆之休乎。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

背首佩

背首佩

圖惟厥終。道胡玩反。○拜手。首至手也。稽首。如此。不類。猶不肖也。多欲。則興作而亂。法度縱肆。則放蕩而墮。禮義度。就事言之也。禮。就身言之也。速。召之急也。戾。罪孽災。道。逃也。既往。已往也。已往既不信。伊尹之言。不能謹之于始。庶幾正救之力。以圖惟其終也。當太甲不惠。阿衡之時。伊尹之言。惟恐太甲不聽。及太甲改過之後。太甲之心。惟恐伊尹不言。夫太甲固困而知之者。然昔之迷。今之復。昔之晦。今之明。如日月昏蝕。一復其舊。而光采炫燿。萬景俱新。湯武不可及。已。豈居成王之下乎。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敗禮之事。允德則有誠身。誠意之實。德誠於上。協和於下。惟明后然也。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

炫發絹反

書經

卷二 商書

一

反 儉思廉 斃音亦

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後我后后来無
罰此言湯德所以協下者困窮之民若已子
有誠而不動者也故民服其命無有不得其
乃以湯為我君曰待我君我君來其無罰乎
言除其邪虐湯之得民心也如此即仲虺后
來其蘇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
之專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湯之所以懋其德
者如此此太甲亦當勉於其德視烈祖之所為
不可頃刻而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
逸豫怠惰也
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敢忽其臣惟亦思也思明則所視者遠而不
蔽於淺近思聰則所聽者德而不惑於儉邪

此懋德之所從事者太甲能是則我承王之美而無所厭斃也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
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
天位艱哉
申誥重誥也天之所親民之所懷
仁克誠而後天親之民懷之鬼神享之也曰
敬曰仁曰誠者各因所主而言天謂之敬者
天者理之所在動靜語默不可有一毫之慢
民謂之仁者民非元后何戴鯀寡孤獨皆人
君所當恤鬼神謂之誠者不誠無物誠立於
此而後神格於彼二者所當盡如此人君居
天之位其可驕而為之哉分而言之則三合
而言之一德而已太甲遷善未幾而伊尹以

反 易以鼓

書經 卷之三 商書 太甲下

是告之其才固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
 有大過人者歟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
 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
 后治也。去聲。否。俯。久。反。○德者。合。敬。仁。誠。之。稱。也。有。是。德。則。治。無。是。德。則。亂。治。固。古。人。有。行。之。者。矣。亂。亦。古。人。有。行。之。者。也。與。古。之。治。者。同。道。則。無。不。興。與。古。之。亂。者。同。事。則。無。不。亡。治。而。謂。之。道。者。蓋。治。因。時。制。宜。或。損。或。益。事。未。必。同。而。道。則。同。也。亂。而。謂。之。事。者。亡。國。喪。家。不。過。貨。色。遊。畋。作。威。殺。戮。等。事。事。同。道。無。不。同。也。治。亂。之。分。顧。所。與。如。何。耳。始。而。與。治。固。可。以。興。終。而。與。亂。則。亦。至。矣。謹。其。所。與。終。始。如。一。可。惟。明。明。之。君。為。然。也。上。篇。言。惟。明。后。此。篇。言。惟。明。明。之。君。蓋。明。其。所。已。明。而。進。乎。前。者。矣。先王惟時懋敬
 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敬。即。

謹古本
 作慎
 反 變古本

克敬惟親之敬舉其一以包其二也成湯勉
 敬其德德與天合故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
 緒庶幾其也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以進德之序也中庸論君子之道亦謂譬如
 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進德修業之
 喻未有如此之切者呂氏曰自無輕民事惟
 難無安厥位惟危無毋通毋輕民事而思其
 難毋安君位而思其危
 謹終于始人情孰不欲善終者特安于縱欲
 以為今日姑若是而他日固改之
 也然始之不善而能善其終者寡矣桐宮有
 之事往已今其即政臨民亦事之一初也
 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
 諸非道變直之言人所難受與順之言人所
 易從於其所難受者必求諸道不可

書經

卷三 商書

七

遠以逆于心而拒之於其所易從者必求諸
非道不可遠以遜于志而聽之以上五事蓋
欲大甲矯乎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
情之偏也
元良萬邦以貞胡何也弗慮何得欲其謹思也元大良善貞正也一人者萬邦則萬邦以正矣君罔以辯
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
休弗思弗為安於縱弛先主之法廢矣能思甚於廢也成功非寵利之所可居者至是太甲德已進伊尹有退休之志矣此咸有一德之所以繼作也君臣各盡其道邦國永信其休美也○吳氏曰上篇稱嗣王不惠于阿衡必其言有與伊尹背違者辯言亂政或太甲所失在此罔以寵利居成功已之所自處者
背音佩

已素定矣下語既非泛論則上語必有為而發也

咸有一德伊尹致仕而去恐太甲德不純一及任用非人故作此篇亦訓體也史氏取其篇中咸有一德四字以為篇目今文無古文有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伊尹政太甲將告老而歸私邑以曰嗚呼天難謀

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謀信也天之難信以其命之不常也然天命雖不常而常於有德者君德有常則天命亦

有常而保厥位矣君德不常則天命亦亦不常而九有以亡矣九有九州也夏王弗

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

書經 卷之三 商書

謀時壬 反 有常言 本無有 字

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
 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
 革夏正上文言天命無常惟有德則可常於
天命者證之一德純一之德不雜不息之義
即上文所謂常德也神主百神之主享當也
湯之君臣皆有二德故能上當天心受天明
命而有天下於是改夏建寅之正而為建丑
也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
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此言天佑民歸皆以
德之故蓋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
反復言之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復音覆

則雜

間去聲
為並去聲

矣德之純則無往而不吉德之雜則無往而
 不凶僭差也惟吉凶不差在人者惟天之降
 災祥在也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
 一時乃日新太甲新服天子之命德亦當新
然新德之要在於有常而已終
始有常而無間斷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
是乃所以日新也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賢者有德之稱才者能也左在者輔弼大臣
非賢才之稱可盡故曰惟其人夫人臣之職
為上為德左右厥辟也為下為民所以宅
也不日君而日德者兼君道而言也臣職所
係其重如此是必其難其慎難者難於任用
慎者慎於聽察所以防小人也惟和惟
者可不否相濟二者終始德無常師主善為師
如所以任君子也

書經

卷三

一

善無常主協于克文言用人因推取人

執一之謂師法協合也德者善之總稱善者

德之實行一者其本原統會者也德兼眾善

不主於善則無以得一本萬殊之理善原於

一不協于一則無以達萬殊一本之妙謂之

克一者能一之謂也博而求之於不一之善

約而會之於至一之理此聖學始終條理之

序與夫子所謂一貫者幾矣太甲至是而得

與聞焉亦異乎常人之改過者歟張氏曰虞

書精一數語之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

外惟此為精密

與去聲

開注

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未底烝民之生

惟其心之一故其發諸言也大萬姓見其言

之大故能知其心之一感應之理自然而

以見人心之不可欺而誠之不可掩也祿者

先王所守之天祿也烝衆也天祿安民生厚

一德之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

效驗也長上聲○天子七廟二昭二穆與

可以觀政太祖之廟七七廟親盡則遷必有

德之主則不祧毀故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天子居萬民之上必政教有以深服乎人而

後萬民悅服故曰萬夫之長可以觀政伊尹

歎息言德政修否見於後世服乎當時有不

可掩者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

如此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盡子忍在忍二反○罔使罔事即上篇民非

后罔克罔罔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之意

申言君民之相須者如此欲太甲不敢忽也

無毋同伊尹又言君民之使事雖有貴賤不

同至於取人為善則初無貴賤之間蓋天以

理賦之於人散為萬善人君合天下之萬

祧他離反

善而後理之一者可全也苟自大而狹人匹夫匹婦有不得自盡於上則一善不備而民主亦無與成厥功矣伊尹於篇終致其警戒之意而言外之旨則又推廣其所謂一者如此蓋道體之純全聖功之極致也嘗因是言之以為精粹無雜者一也終始無間者一也該括萬善者一也一者通古今達上下萬化之原萬事之幹語其理則無二語其運則無息語其體則并包而無所遺也咸有一德之書而二者之義悉備前乎伏羲舜禹湯後乎文武周公孔子同一揆也

盤庚上

盤庚陽甲之弟自祖乙都耿大家世族安土重遷甯動浮言小民雖蕩析離居亦惑於利害不適有居盤庚喻以遷都之利不遷之害上中二篇未遷時言下篇既遷後言王氏

傳去聲

呼平聲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顛衆感出矢言

曰上篇告羣臣中篇告庶民下篇告百官族姓左傳謂盤庚之誥實誥體也二篇今古文皆有但今文二篇合為一也
顛音喻殷在河南偃師適往顛呼矢誓也史臣言盤庚欲遷于殷民不肯往適有居盤庚率呼衆憂之人出誓言以喻之如下文所云也周氏曰商人稱殷自盤庚始自此以前惟稱商自盤庚遷都之後於曰我王來既爰是殷商兼稱或只稱殷也
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盡于忍反曰盤庚之言也劉殺固重我民之生非欲盡致之死也民適不幸蕩析離居不能相救以生稽之於上亦曰此

台音怡

書經

商書

卷三

斷都玩反

寬多早反 鬻牛 刀反相 去聲

地無若我何言耿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
 不可居決當遷也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
 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
 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服事也
 事恪謹天命不敢違越先王猶不敢常安不
 常其邑于今五遷厥邦矣今不承先王而遷
 其不知知上天之斷絕我命况謂其能從先王
 之大烈乎詳此言則先王遷徙亦必有稽卜
 之事仲十河寬中篇逸不可攷矣五邦漢孔
 氏謂湯遷亳仲丁遷囂河寬中居相祖乙居
 耿并盤庚遷殷為五邦然以下文今不承于
 古文勢攷之則盤庚之前當自有五遷更記
 言祖乙遷邢也或若顛木之有由藥天其未我
 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牙

復扶又反

瀉音烏 齒音魯 墊丁念反 問去聲

葛反又魚列反○顛介也由古文作木生
 條也顛木譬耿由藥譬殷也言今自耿遷殷
 若已介之木而復生也天其將永我國家之
 命于殷以繼復先王之太業而致安四方乎
 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
 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敷
 教反○敷教服事箴規也耿地瀉齒墊隘而
 有沃饒之利故小民苦於蕩析離居而巨室
 則總于貨寶惟不利于小民而利於巨室故
 巨室不悅而胥動浮言小民眩于利害亦相
 與恣怨間有能審利害之實而欲遷者則又
 往往為在位者之所排擊阻難不能自達於
 上盤庚知其然故其教民必自在位始而其
 所以教在位者亦非作為一切之法以整齊
 之惟舉先王舊常遷都之事以正其法度而
 已然所以正法度者亦非有他焉惟曰使在

書經

卷之三 商書

三

毋無逼

去去聲

為去聲

位之臣無或敢伏小人之所箴規焉耳。蓋小民患渴鹵摯隘有欲遷而以言箴規其上者汝毋得逼絕而使不得自達也。衆者臣民咸在也。史氏將述下文盤庚之訓語故先發此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若曰者非盡當時之言太意若此也。汝猷黜乃心者謀去汝之私心也。無與毋同。毋得傲上之命從也。汝之安蓋傲上則不肯遷從康則不能遷。二者所當黜之私心也。此雖盤庚對衆之辭實為羣臣而發以敷民由在位故也。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逸過也。盤庚言先王亦惟謀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

義反
沮在呂
反
義反
詭尼交
反
詭尼交

修則奉承于內而能不隱匿其指意故王用大敬之。宣化于外又無過言以惑衆聽故民用大變。今爾在內則伏小人之伎箴在外則不和吉言于百姓。詭譎多言此起信於民者皆險陂膚淺之說我不曉汝所言果何謂也。詳此所謂謂舊人者世臣舊家之人非謂老成人也。益沮遷都者皆世臣舊家之人。下文人惟求舊一章可見。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荒廢也。逸過失也。盤庚言非我輕德意不畏懼於我。我視汝情明若觀火。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紊亂也。綱舉則目張喻下從上小從大。車前無傲之戒。勤於田畝則有秋成之望。喻今雖

書經

卷三

商書

一

前

去去聲

昏音敏

遷徙勞苦而有永建乃汝克黜乃心施實德
 家之利申前從康之戒。汝克黜乃心施實德
 于民至于婚友不乃敢大言汝有積德。蘇氏
 之世家大族造言以害遷者欲以苟悅小民
 為德也。故告之曰。是何德之有。汝曷不
 私心施實德于民。與汝婚友。友乎。勞而有
 功。此實德也。汝能勞而有功。則汝敢大言
 曰。我有積德。曰。積德。云者。亦指世家。不
 大族而言。申前汝猷黜乃心之戒。乃不畏
 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
 越其罔有黍稷。戎大昏強也。汝不畏沈溺大
 惰之農。不強力為勞苦之事。不事田畝。有
 黍稷之可望乎。此章再以此農喻申言從康之
 害。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

先相俱 去聲 反 險思廉

復音腹

茲先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
 恫。汝悔身何及。相時。險民。猶胥顧于箴言。其
 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
 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
 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
 予有咎。恫音通。燎。盧皎反。撲。音卜。反。○。口。好
 也。險。民。小民也。逸。口。過言也。逸。口。尚。可。畏。况
 我。制。爾。生。殺。之。命。可。不。畏。乎。恐。謂。恐。動。之。以
 禍。患。沈。謂。沈。陷。之。於。罪。惡。不。可。嚮。邇。其。猶。可。
 撲。滅。者。言。其。勢。焰。雖。盛。而。終。滅。之。不。難。也。靖。
 安也。各。過。也。則。惟。爾。衆。自。為。不。安。非。我。有。過。也。此。章。反。復。辯。論。申。言。傲。上。之。害。遲。任

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如林反

之賢人蘇氏曰人舊則習器舊則敏當常使舊人用新器也今按盤庚所引其意在人惟求舊一句而所謂求舊者非謂老人但謂其人於世臣舊家二云爾詳下文意可見若以舊人爲老人又何傷老成人之有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昏及

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

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

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去聲○胥相也敢不

敢也非罰非所當罰也世非一世也勞勞于王家也掩蔽也言先王及乃祖乃父相與同其勞逸我豈敢動用非罰以加汝乎世簡爾勞不蔽爾善茲我大享于先王爾祖亦以功

易去聲
中去聲

而配食于廟先主與爾祖父臨之在上質之

在旁作福作災皆簡在先王與爾祖父之心我亦豈敢動用非德以加汝乎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

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

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射食夜反○難言謀

固非易事而又當時臣民傲上從康不肯遷徙然我志決遷若射者之必於中有一不容但已者弱之也意當時老成孤幼皆有言當

遷者故戒其老成者不可侮孤幼者不可少之也爾臣各謀長遠其居勉出無有遠邇用汝力以聽我一人遷徙之謀也

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眾邦之

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用罪猶言爲惡用德猶言爲善也伐猶誅

也。言無有遠近親疎凡伐死彰善惟視汝為惡為善如何爾邦之善惟汝眾用德之故邦之不善惟我一人凡爾眾其惟致告自今至失罰其所當罰也

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致告者使各相告戒也自今以往各及汝身不敬汝事整齊汝位法度汝言不然罰可悔也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眾咸造勿襄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亶當早反造七到反○作起而將遷之辭殷在河南故涉河誕大亶誠也咸造

皆至也勿棄戒其毋得驕慢也此史氏之言蘇氏曰民之弗率不以政令齊之而以話言曉之盤庚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荒廢之仁也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承保敬也蘇氏曰古謂過為浮浮之言勝也后既無不惟民之敬故民亦保后相與憂其憂雖有天時之災鮮不以人力勝之也林氏曰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罔不惟民之承保其憂也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此毘至反○先王以天降大虐不敢安居其所興作視民利當遷而已爾民何不念

爲去聲

呼去聲

樂音洛
夫音扶

我以所聞先主之事凡我所以敬汝使汝者
 惟喜與汝同安爾非爲汝有罪比于罰而請
 遷汝予若顛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不從厥
 志我所以招呼懷來于此新邑者亦惟以爾
 民蕩析離居之故欲承汝俾汝康其以大
 從爾志也或曰盤庚遷都民吞胥怨而此以
 爲不從厥志何也蘇氏曰古之所謂從衆者
 非從其口之所不樂而從其心之所不言而
 同然者夫趨利而避害捨危而就安民心同
 然也殷亳之遷實斯民所利特其一時爲浮
 言播動怨恣不樂使即安危利害之實而
 反求其心則固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
 其所大欲者矣

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
 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

屬音屬

間去聲

斷都管
反

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
 怒曷瘳言時任反乘平聲瘳丑鳩反○上文
 今我亦惟汝故安定厥邦而汝乃不憂我心
 之所困乃皆不宣布腹心欽念以誠感動於
 我爾徒爲此紛紛自取窮苦譬乘舟不以時
 濟必敗壞其所資今汝從上之誠間斷不屬
 安能有濟惟相與以及沈溺而已詩曰其何
 能淑載胥及溺正此意也利害若此爾民而
 罔或稽察焉是雖怨疾汝不謀長以思乃災
 忿怒何損於困苦乎

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爲長
 久之謀以思其不遷之災是汝大以憂而自
 勸也孟子曰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正
 勸憂之謂也有今猶言有今日也罔後猶言
 無後日也上天也今其有今罔後是天斷棄

書經
 卷之三
 何書

辟音僻

脅虛業

反

汝命汝有何生理于天乎下文言今予命汝
 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
 爾民當以聽上無起穢惡以自臭敗
 而無中正予遷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
 畜汝眾畜許六反○我之所以遷都者正以
 以奉養汝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
 羞爾用懷爾然畜養之意言我思念我先神
 后之勞爾先人我大克羞失于政陳于茲高
 養爾者用懷念爾故也
 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陳久崇太也
 耿圯而不遷

為去聲

樂音洛

以病我民是失政而久于此也高后湯也湯
 必大降罪疾于我曰何為而虐害我民蓋人
 君不能為民圖汝萬民乃不生豈予一人
 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
 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至反○樂生與事則其生也厚是謂生生先
 后泛言商之先王也幼孫盤庚自稱之辭比
 同事也爽失也言汝民不能樂生與事與我
 同心以遷我先后大降罪疾於汝曰汝何不
 與朕幼小之孫同遷乎故汝有失古我先后
 德自上其罰汝汝無道以自免也
 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
 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

治平聲

汝不救乃死我慈良反。斷都管反。〇既勞乃
作我畜民者。汝皆為我所畜之民也。我害也。
緩懷來之意。謂汝有我害。在汝之心。我先后
固已知之。懷來汝祖汝父汝祖
汝父亦斷棄汝。不救汝死也。
 茲予有亂政
 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
 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也。亂治
多取而兼有之謂言若我治政之臣所與共
天位者不以民生為念而務富貝玉者其祖
父亦告我成湯作丕刑于其子孫啓成湯丕
乃崇降弗祥而不赦也。此章先儒皆以為責
臣之辭。然詳其文勢曰。茲予有亂政同位則
亦對民庶責。臣之辭。非直為羣臣言也。按上
四章言君有罪。民有罪。臣有罪。我高后與爾
民臣祖父。一以義斷之。無所赦也。王氏曰。先

易去聲

橫去聲

王設教因俗之善而導之。反俗之惡而禁之。
 左盤庚時商俗衰。士大夫棄義。即利。故盤庚
 以其貝玉為戒。此反其俗之惡而禁之者也。
 自成周以上。莫不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
 故其俗皆嚴鬼神。以經考之。商俗為甚。故盤
 庚特稱。先后與臣民之祖。父崇降罪疾為告。
 此因其俗之善而導之者也。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
 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
 心。告汝不易。即上篇告汝于難之意。太恤。太
之憂也。今我告汝。以遷都之難。汝當永敬我
之所大憂念者。君民一心。決以後可以濟。苟
相絕遠。而誠不屬。則殆矣。分猷者。分君之所
圖。而共圖之。分念者。分君之所念。而共念之。
相從。相與也。中者。極至之理。各以極至之理
存于心。則知遷徙之議。為不可易。
 乃有不吉
 而不下為浮言橫議之所動。搖也。

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道之人顛隕踰越不恭上命者及暫時所遇為姦宄為宄劫掠行道者我小則加以劓大則殄滅之無有遺育毋使遺其種于此新邑也遷徙道路艱關恐姦人乘隙生變故嚴明號令以告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眾

契私列 反復扶 又反輾 輾音環 袁

既遷新邑定其所居正君臣上下之位慰勞臣民遷徙之勞以安有眾之情也此史氏之言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初臣民上下正當勤勞盡瘁趨事赴功以為國家無窮之計故盤庚以無戲怠戒之以建大命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眾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忍反比毘至反○歷盡也百姓古我先王將繼內民庶百官族姓亦在其中 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書經 卷三 盤庚 三

高水而下而無河地之患故曰今我民用蕩析

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

為河水圯壞沈溺華隘民用蕩析離居無有

定止將陷於凶德而莫之救爾謂我何故震

動萬民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

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成湯之德而治及我國家我與一二篤肆予

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

賁非廢爾眾謀乃至用爾眾謀之善者指當

時臣民有審利害之實以為當遷者言也爾

眾亦非敢固違我上亦惟欲宏此大業爾

弔音的

賁音上

衆亦非敢

幾乎聲
相去聲
好去聲

言爾眾亦非有他意也蓋盤庚於既遷之後
取彼此之情釋疑懼之意明吾前日之用謀
畧彼既往之傲惰委曲忠厚之意諄然於言
辭之表大事以定大業以興成湯之澤於是
而益永盤庚其賢矣哉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

皆隱哉隱痛也盤庚復歎息言爾諸侯公卿
百執事之人庶幾皆有所隱痛於心

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眾相爾雅曰導也
汝以念敬我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

人之保居敘欽或曰鞠養也我不任好賄之
人惟勇於敬民以其生生為念使鞠人謀
人之保居者吾則叙而用之欽而禮之也今
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否府久

爲去聲 處上聲 誹敷尾 反 復音復 藉慈夜 反

進也。若者。如我之意。即敢。生。生。生。之謂。不。不。者。非。我。之。意。即。不。肩。好。貨。之。謂。一。者。爾。當。深。念。無。有。不。敬。也。無。總。干。貨。寶。生。生。自。庸。聚。也。庸。民。我。所。言。也。無。總。干。貨。寶。生。生。自。庸。聚。也。庸。民。功。也。此。則。直。戒。其。所。不。也。式。敷。民。德。求。肩。一。心。可。爲。勉。其。所。當。爲。也。式。敷。民。德。求。肩。一。心。式。故。也。敬。布。爲。民。之。德。永。在。一。心。欲。其。久。而。不。替。也。盤。庚。篇。終。戒。勉。之。意。一。節。嚴。於。一。節。而。終。以。無。窮。期。之。盤。庚。其。賢。矣。哉。蘇。氏。曰。民。不。悅。而。猶。爲。之。先。王。未。之。有。也。祖。乙。圯。於。耿。盤。庚。不。得。不。遷。然。使。先。王。處。之。則。動。民。而。民。不。懼。勞。民。而。民。不。怨。盤。庚。德。之。衰。也。其。所。以。信。於。民。者。未。至。故。紛。紛。如。此。然。民。怨。誹。逆。命。而。盤。庚。終。不。怒。引。咎。自。責。益。開。衆。言。反。復。告。諭。以。口。舌。代。斧。鉞。忠。厚。之。至。此。殷。之。所。以。不。而。復。興。也。後。之。君。子。厲。民。以。自。養。者。皆。以。盤。庚。藉。藉。口。舌。不。可。以。不。論。

說音悅 三篇內 並同 相去聲

說命上 說命記高宗命傳說之言命之曰以下是也猶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後世命官制辭其原蓋出於此上篇記得說命相之辭中篇記說爲相進戒之辭下篇記說論學之辭總言之命者高宗命說實三篇之綱領故總稱之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

下罔攸稟命 亮龍張反陰烏含反亮亦作諒陰三年鄭氏註云諒古作梁楯謂之梁闇讀如鶉鶉之鶉闇謂廬也即倚廬之廬儀禮

相音眉 鶉音庵

諒陰三年鄭氏註云諒古作梁楯謂之梁闇讀如鶉鶉之鶉闇謂廬也即倚廬之廬儀禮

書經

卷之三

三

屏音丙

復音復

喪父去

聲免喪

如字

台音怡

易去聲 無問去 聲

剪屏柱楯。鄭氏謂在楯所謂梁闇是也。宅憂亮陰言宅憂於梁闇也。先儒以亮陰為信默不言。則於亮陰三年不言為諱。復而不可解矣。君薨百官總已聽於冢宰。居憂亮陰不言禮之常也。高宗喪父小乙。惟既免喪而猶弗言。羣臣以其過於禮也。故咸諫之。歎息言有先知之德者。謂之明哲。明哲實為法於天下。今天子君臨萬邦。百官皆奉承法令。王言則為命。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矣。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庸用也。高宗用作書告諭羣臣以不言之意。言以我表正四方。任大責重。恐德不類於前人。故不敢輕易發言。而恭敬淵默。以思治道。夢帝與我賢輔。其將代我言矣。蓋高宗恭默思道之心。純一不二。與天無間。故夢寐之間。帝

相去聲

適音誦 間去聲 處上聲

賚良弼。其念慮所乎精神。乃審厥象。俾以形所格。非偶然而得者也。繪其形象。旁求于天下。旁求者。求之非一方也。築居也。今言所居。猶謂之卜。築傳巖在虞

旁求于天下。說築傳巖之野。惟肖。所夢之人。繪其形象。旁求于天下。旁求者。求之非一方也。築居也。今言所居。猶謂之卜。築傳巖在虞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於夢之間。肖似也。與所夢之形相似。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於是立以為相。按史記高宗得說與之語。果聖人。乃舉以為相。書不言省文也。未接語而遽命相。亦無此理。置諸左右。蓋以冢宰兼師保也。荀卿曰。學莫便乎近其人。置諸左右者。近其人。荀卿曰。學莫便乎近其人。置諸左右者。宗命說之。辭始如此。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此下命說之辭。朝夕納誨者。無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高宗既知說處之以師傅之職。而又命

之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可謂知所本矣。呂氏曰。高宗見道明。故知頃刻不可無賢人之言。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喻。里說納誨之切。三語雖若一意。然一節深一節也。啓乃心沃朕心。啓開也。沃灌。既其心而無隱。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既我心而厭飫也。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飲藥而毒。海岱之間。謂之瞑眩。瘳。愈也。弗。不也。所見。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辟。必益反。匡。正。率。循也。先王。商先哲王。

也。說既作相總百官。則卿士而下。皆其僚屬。高宗欲下傳說暨其僚屬同心正救。使循先王之道。蹈成湯之迹。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以安天下之民也。敬。我是命。其思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也。是命上文所命者。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欽。予。時。命。之。語。木。從。繩。不。受。也。然。高。宗。當。求。受。言。於。已。不。必。責。進。言。於。臣。君。果。從。諫。臣。雖。不。命。猶。且。承。之。况。命。之。如。此。誰。敢。不。敬。順。其。美。命。乎。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說受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

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

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后王也。天子也。君

公諸侯也。治亂曰亂。明王奉順天道建邦設

都立天子諸侯。祭以大夫師長。制為君臣上

下之禮以尊臨卑。以下奉上也。非為一人。惟天

逸豫之語而已也。惟欲以治民焉耳。惟天

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又天之聰

不聞無所不見無他公而已矣。人君法天之

聰明。無所出於公則臣敬順而民亦從治矣。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

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冑卓

○言語所以文身也。輕出則有起羞之患。甲

冑所以衛身也。輕動則有起戎之憂。二者所

長上聲

治平聲

為去聲

反 省悉井

子音與

以為己。當慮其患於人也。衣裳所以命有德。必謹於在笥者。戒其有所輕予。干戈所以討有罪。必嚴於省躬者。戒其有所輕動。二者所以加人。當審其用於己也。王惟戒此四者。信此而能明焉。則政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治無不休美矣。

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昵。尼爾反。庶官治亂之

原也。庶官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王制

曰。論定而後官之。任官而後爵之。六鄉百執

事。所謂官也。公卿大夫士。所謂爵也。官以任

事。故曰能爵。以命德。故曰賢。惟賢惟能。所以

治也。私昵惡德。所以亂也。○按古者公侯伯

子男爵之於侯國。公卿大夫士爵之於朝廷。

此言庶官。則爵為公卿大夫士也。○吳氏曰。惡德猶凶德也。人君當用吉士。凶德之人。雖爵亦不可及。慮善以動。動惟厥時也。時時措

善當乎理。當去聲

朝音潮

當去聲

量去聲 說如字

成德。說於是而猶有所不言。則有其罪矣。上篇言后克聖。臣不命其承。所以廣其從。諫之量。而將告以爲治之要也。此篇言允協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所以責其躬行之實。將進其爲學之說也。皆引而不發之義。

說命下

台音怡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遜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應去聲

君奭言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遜退也。高宗言我小子。舊學於甘盤。已而退于荒野。後又入居于河。自河徂亳。遷徙不常。歷叙其廢學之因。而歎其學終無所顯明也。無逸言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與此相應。國語亦謂武丁入于河。自河徂亳。唐孔氏曰。高宗爲王子

麴丘六 反麴魚 列反

時其父小之。欲其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也。蘇氏謂甘盤遜于荒野。以台小子語麻推之。非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麴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非麴。麴不成。羹。非鹽梅不和。人君雖有美質。必得賢人輔導。乃能成德。作酒者。麴多則太苦。麴多則太甘。麴得中然後成酒。作羹者。鹽過則鹹。梅過則酸。鹽梅得中然後成羹。臣之於君。當以柔濟剛。可濟否。左右規正。以成其德。故曰爾交修予。爾無我棄。我說能行爾之言也。孔氏曰。交者非一之義。

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求多聞者。資

治平聲

者。反。之。已。古。訓。者。古。先。聖。王。之。訓。載。修。身。治。天。下。之。道。二。典。三。謨。之。類。是。也。說。稱。王。而。告。之。曰。人。求。多。聞。者。是。惟。立。事。然。必。學。古。訓。深。識。義。理。然。後。有。得。不。師。古。訓。而。能。長。治。久。安。者。非。說。所。聞。其。言。無。此。理。也。○。林。氏。曰。傳。說。稱。王。而。告。之。與。再。稱。舜。曰。帝。光。天。之。下。文。勢。正。惟。學。遂。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而。不。敏。也。務。專。力。也。時。敏。者。無。時。於。學。如。有。所。不。及。虛。以。受。人。勤。以。勵。已。則。其。所。修。如。泉。始。達。源。源。平。其。來。矣。茲。此。也。篤。信。而。深。念。乎。此。則。道。積。于。身。不。可。以。一。二。計。矣。夫。修。之。來。來。之。積。其。學。之。得。於。已。者。如。此。惟。敦。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教。反。○。敦。教。也。言。教。人。居。學。之。半。益。道。積。厥。躬。者。體。之。立。敦。學。于。人。者。用。之。行。兼。體。用。合。內。外。

間去聲

應平聲

造七到

而。後。聖。學。可。全。也。始。之。自。學。學。也。終。之。教。人。亦。學。也。一。念。終。始。常。在。于。學。無。少。間。斷。則。德。之。所。修。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或。曰。受。教。亦。曰。敦。敦。於。為。學。之。道。半。之。半。須。自。得。此。說。極。為。新。巧。但。古。人。論。學。語。皆。平。正。的。實。此。章。句。數。非。一。不。應。中。間。一。語。獨。爾。險。奇。此。蓋。後。世。釋。教。機。權。而。誤。以。監。于。先。王。成。憲。其。末。無。愆。論。聖。賢。之。學。也。憲。法。愆。過。也。言。德。雖。造。於。罔。覺。而。法。必。監。于。先。王。先。王。成。法。者。子。孫。之。所。當。守。者。也。孟。子。言。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亦。此。意。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又。列。于。庶。位。式。用。也。言。高。宗。之。德。苟。至。於。無。又。列。于。衆。職。益。進。賢。雖。大。臣。之。責。然。高。宗。王。曰。宗。之。德。未。至。則。雖。欲。進。賢。有。不。可。得。者。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天。下。皆。

書經

卷三 商書

三

造七到反

長上聲

幾平聲

仰我德是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手足備而成
 汝之教也君聖高宗初以舟楫霖雨為喻繼以麴蘖鹽
 君聖高宗初以舟楫霖雨為喻繼以麴蘖鹽梅為喻至此又以股肱惟人為喻其所造益
 益切矣深所望昔先正保衡作我先主乃曰予弗克
 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
 獲則曰時予之幸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
 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先主先世長官
 衡猶阿衡作興起也撻于市耻之甚也不獲
 不得其所也高宗舉伊尹之言謂其自在如
 此故能輔我成湯功格于皇天爾庶幾明以
 輔我無使伊尹專美于我商家也傳說以成
 湯望高宗故曰協于先王成德臨于先王成
 憲高宗以伊尹望傳說故曰罔俾阿衡專美

辟必益反

儻苦簞反

有惟后非賢不又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
 乃辟于先王求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
 子之休命君非賢臣不與共治賢非其君不
 者責望必能之辭敢者自信無儻之辭對者
 對于已揚者揚于眾休命上文高宗所命也
 至是是高宗以成湯自期傳說以伊尹自在君
 臣相勉勵如此異時高宗為商令主傳說為
 商賢佐果無愧於
 成湯伊尹也宜哉

高宗彤日

高宗彤祭有雉雉之異祖
 已訓王史氏以為篇亦訓
 體也。不言訓者以既有高宗之訓故
 只以篇首四字為題。今文古文皆有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彤音融雉居侯反○彤
 祭明日又祭之名殷曰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

姜以九
反鉄音
夫鉄音
越

幾平聲

西伯戡黎 戡音堪。西伯，文王也。名
在上黨，壺關之地。按史記：文王既受命，黎
里之囚，獻洛西之地，紂賜弓矢，鉄鉞，
使得專征伐。爲西伯，文王既受命，黎
爲不道，於是舉兵伐而勝之。祖伊知
周德，日盛，既已戡黎，紂惡不悛，勢必
及殷，故恐懼，奔告于王。庶幾王之改
之也。史録其言，以爲此篇詩體也。今
文古文，文皆有，或曰：西伯，武王也。史
記嘗載紂使膠鬲觀兵，膠鬲問之曰：
西伯，曷爲而來？則武王亦繼文王爲
西伯。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特標此篇首，以見祖伊告王之因也。祖姓，伊
名。祖已後也。奔告，自其邑奔走來告紂也。

相去聲
呼去聲

度達各
反
饑渠各
反
喪去聲
摯音至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
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天訖殷命，故特呼天子，以感動之。訖，絕也。格
人，猶言至人也。格，人元龜，皆能先知吉凶者。
言天既已絕我殷命，格人元龜，皆無敢知其
吉者，甚言凶禍之必至也。非先王在天之靈
不佑我後人，我後人淫戲用自絕於天耳。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
虞天性，不迪率典。康，安。虞，度也。典，常法也。紂
康食，饑饉荐臻也。不虞天性，民失常心也。不迪，率典，廢壞常法也。
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
台。至，民苦紂虐，無不欲殷之下。曰：天何不降

書經

卷三

五

威於殷而受大命者何不至乎。今王其無如我何。言紂不復能君長我也。上章言天棄殷此章言民棄殷。祖伊之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紂歎息謂民雖欲亡我。我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既無改過之意。祖伊退而言曰。爾罪衆多。參列在上。乃能責其命于天。耶。呂氏曰。責命於天。惟與天同德。者方可以。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能免戮於商邦乎。蘇氏曰。祖伊之諫。盡言不諱。漢唐中主所不能容者。紂雖不改而終不怒。祖伊得全。則後世人主有不如紂者多矣。愚讀是篇而知周德之至也。祖伊以西伯戡。戡黎不利于殷。故奔告于紂。意必及西伯戡。

與去聲

黎不利於殷之語而入以告。后出以語人。未嘗有一毫及周者。是知周家初無利天下之心。其戡黎也。義之所當。伐也。使紂遷善改過。則周將終守臣節矣。祖伊殷之賢臣也。知周之興必不利於殷。又知殷之亡初無與於周。故因戡黎告紂。反覆乎天命民情之可畏。而畧無及周者。文武公天下之心。於是可見。

微子

微子。微國名。子爵也。微子名啓。帝乙之將也。謀於箕子比干。史錄其問答之語。亦諸體也。以篇首有微子二字。因以名篇。今

文古文皆有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

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

少去聲

書經

卷三

三

治平聲

恒胡登

反好去聲

喪去聲

于下師孤卿比干也弗或者不能或如此也
亂治也言紂無道無望其能治正天下也底
致陳列也我祖成湯致功陳列於上而子孫
沈酗于酒敗亂其德於下沈酗言我而殷用
不言紂者過則歸已猶不忍斥言之也
不言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
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今殷其淪
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之殷
人小民無小無大皆好草竊姦宄而上而卿士亦
皆相師非法上下容隱凡有冒法之人無有
得其罪者小民無所畏懼強凌弱衆暴寡左
起
無畔岸若涉大水無有津涯殷之喪亡乃至於
今日乎微子上陳祖烈下述喪亂哀然痛切

更平聲

言有盡而意無窮數千載之下猶使人曰父
傷感悲憤後世人主觀此亦可深監矣
師少師我其發出征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
指告予顛隳若之何其出尺類反隳賤西反
辭也何其語辭言紂發出顛狂暴虐無道我
家老成之人皆逃遁于荒野危亡之勢如此
今爾無所指示告我以顛隳隳墮之事將若
之何哉蓋微子憂危之甚特更端以問救亂
之策言我而不言紂者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
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
此下箕子之答
自紂言之則紂無道故天降災自天下言之
則紂之無道亦天之數箕子歸之天者以見
其忠厚敬君之意與小旻詩言旻夫疾威敷
于下土意同方興者言其方興而未艾也此

長上聲

書經

卷三

四

答微子沈酗干酒之語乃罔畏畏弗其考長

而有甚之之意下同

舊有位人乃罔畏畏者不其其所當畏也

孔

畏聖人之言弗逆也考長老成之人也紂惟

不其其所當畏故老成舊有位者紂皆弗逆

而棄逐之即武王所謂播棄黎老者此答微

子發狂耄遠之語以上文特發問端故此先

答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容將

食無災

攘如羊反答音全○色純曰犧體完

之物禮之最重者猶為商民攘竊而去有司

用相容隱將而食之且無災禍豈特草竊姦

究而已哉此答微子降監殷民用又讎斂邑敵

讎不息罪合于一多瘠罔詔

斂之也不怠九

斂去聲

行而不怠也詔告也下視殷民凡上所用以

治之者無非讎斂之事夫上以讎而斂下則

下必為敵以讎上下之敵讎實上之讎斂以

傷之而紂方且召敵讎不息君臣上下同惡

相濟合而為一故民多飢殍而無所商今其

告也此答微子小民相為敵讎之語

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

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隳

斷都玩 反 商今其有災我出其禍敗商若淪喪我

書經

卷三

四

淪喪顛。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復扶又

反

傳去聲

衰七霜

反經徒

結反視

初觀反

見音現

破音復

書經卷三

終

淪喪顛。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既答微子所言。至此則告以彼此去就之義。
靖安也。各安其義之所當。盡以自達其志於
先王。使無愧於神明。而曰如我則不復顧行
遯也。按此篇微子謀於箕子。此主箕子答如
上文。而此主獨無所言者。得非比于安于義
之當死而無復言歟。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三
仁之行。雖不同。而皆出乎天理之正。各得其
心之所安。故孔子皆許之。以仁而所謂自靖
者。卽此也。○又按左傳。楚克許。許男面縛。銜
璧。衰經與觀。以見楚子。楚子問諸逢伯。逢伯
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
受其璧。而祓之。焚其禩。禮而命之。然則微子
適周。乃在克商之後。而此所謂去者。特去其
位。而逃遯于外。事論微子之去者。當詳於是。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

我不顧行遯

